

Reading material for
Prague Summer School on Chinese Poetry, 2024

Session on battler poetry (Maghiel van Crevel)

商城街

外来妹在清晨打扫大街
清晨的路人为她叹息
这么年轻的姑娘太可惜了啊
外来妹在黄昏扫大街
黄昏的闲人也为她叹息

中年妇女失业了
——上有老下有小啊
中年妇女日子不好过
中年妇女给街道办事处送礼后
外来妹走了
中年妇女开始每天扫地
中年妇女一边扫地
一边为自己叹息

青年坐监服刑释放
回到这条生养他的老街
周围的人不安起来
——不能让他闲着没活干啊
他没饭吃还会再偷盗我们啊
大伙相互行动起来

后来的一天天
人高马壮的光棍青年扫大街
路人向他不屑地吐痰

一辆警车擦身而过
青年下意识里躲到一边
——他斜了一眼
看见车内坐着两名女犯
一个是卖淫的外来妹
一个是拉皮条的中年妇女

2001. 6. 23

生 活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
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
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
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射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
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托付与期待
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
——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机械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
在哪里，该怎样开始，八人宿舍铁架床上的月光
照亮的，是乡愁，机器轰鸣声里，悄悄眉来眼去的爱情
或工资单上停靠着的青春，这尘世间的浮躁如何
安慰一颗孱弱的灵魂，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
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
剩下的，这些图纸、铁、金属制品，或者白色的
合格单，红色的次品，在白炽灯下，我还忍耐的孤独
与疼痛，在奔波中，它热烈而漫长……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2013-12-19

但是我 没有

我可以在学生时代就发生一场纯洁的爱情

然后一切就如同想象中的一样

有一个美丽大方的爱人

有一个稳定温暖的家园

有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还有一个谦逊和气的性格

我可以在青年时代就发奋图强

立志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做一个有英雄梦想

有一身正气和高贵品格的人

最差的我也可以在刚下学那会儿就选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职业

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也能在一个行业里多少有所建树

做一个成人世界里所谓的成功者佼佼者

但是 我没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有的只是疲惫和厌倦

只有孤独和迷茫

有的只是一春一春的寂寞

和一冬一冬的荒凉

我在崩溃的边缘和纯真挥手道别

我在愤怒的峭壁向命运放肆狂笑

我卑微我懦弱

我苟延残喘

我随波逐流

我自私我怕事

我虚情假意

我贪得无厌

我将自己隐藏在最后连自己也找不到的位置

我带着一百万张不同的面具穿行在温饱线与虚无的名利场

我在周六的晚上颓废而疯狂的舞蹈

我在假期的清晨懊恼而空虚的悔恨

我随着欲望的眼睛延伸

我跟着贪婪的灵魂膨胀

当这所有的所有都在现实的搅拌机中粉碎

我可以哭泣

但是我 没有

我可以忏悔

但是我 没有

上帝不在我这一边

但我也绝不耻于与小丑为伍

我可以祈祷但是没有

我可以成为许多种自己可能成为的人

>

但是没有

我只是实在的躲在这里

用一段离奇如他的故事来填满这生命的豁口与活着的鸿沟

2016年6月4日